

在晨光熹微中穿行

李仙云

晨曦微露,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树影婆娑在晨风中发出簌簌的声响,露珠在草尖上滚动,林间初醒的鸟儿发出清脆欢快的鸣叫。在晨练者矫健的跑步声中,酣睡了一夜的城市逐渐睁开惺忪的睡眼,一首清晨圆舞曲也随之在城市奏响。

马路上,身穿黄马甲的环卫工人卖力地挥舞着扫帚,朝霞透过炫目的云朵,为他们的身体镀上了一圈金灿灿的光晕。在“刷刷”的扫地声中,他们带走了城市的渣滓与污秽,还这个世界一个清新亮丽,也让晨起的人们眼前一亮,心随境转,连内心都感觉豁达敞亮了。他们是这个城市的美容师,用自己的辛劳换来城市的美丽与洁净。

清晨的公园,花儿在枝头静静绽放,燕雀“叽叽喳喳”在林间嬉戏。漫步于花木扶疏的林间小道,《云水禅心》的音乐似天籁般

徐徐飘入耳际。白发苍苍的耆老衣袂飘飘,在朝霞中似清风拂柳般轻练太极,动作是那般舒缓柔和。静心感悟,在老者的气定神闲中,周边的景致似乎也在发生着微妙变化,一切都进入了慢节奏状态,仿佛时间也放缓了脚步。顷刻间,我为之陶醉,人生暮年,在浮躁喧嚣的尘世,老人竟能如此飘逸清雅,仙风道骨。这个清晨,他让我满血复活。紧握拳头激励自己,让人生的每一天,都如朝阳初升般美好。

清晨,走进人声鼎沸的菜场,不由得想起钱红丽那句话:“菜市不愧与人慰藉之地,红叶绿蔬,处处生趣。”闻一闻瓜果蔬菜的清香,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耳畔不断传来锱铢必较的讨价还价声。这里演绎着城市的烟火气息,也每天讲述着百姓的“菜篮子”故事。道路两旁摆满了掐得出水的时令蔬菜和水果,市

井百姓穿梭其间,选购者络绎不绝,商贩忙不迭地称菜算账。伴随着江南糯糯的街乡俚语,熟人偶遇开心地聊着家常。这一幕幕看似平淡却热气腾腾的生活场面,不由得让人想起那句:“充满劳作,但人们诗意地栖居。”人生就是在每一个清晨的物质供给中,滋养身体,丰盈心灵,萌生对生活的热爱。

一天之计在于晨。当上班高峰来临,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鸣笛声、刹车声不绝于耳,那种分秒必争的焦灼,把清晨城市的紧张气氛推向了高潮。每天,城市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也在勾勒着这座小城的晨间百态,只是我们在行色匆匆中忽略了这些听觉风景。如果你敞开心扉,用心聆听,温馨与美好就会充溢心房,温暖你的每一天。

弯弯的月亮

潘玉毅

不知是谁打翻了嫦娥仙子的琉璃盏,一盆月光倾泻下来,划亮了半个夜空。

月儿弯弯,照在古镇高耸的马头墙上,又从马头墙上跌落,洒在巷陌街角。

夜已深,街上已无人。临河的老房子里,有人开着门,点着灯,好似等待着某个人。侧身倾听,每一次街上响起匆匆的脚步声,都忍不住起身去看,以为是风尘仆仆的夜归人。

河上有一叶小船,从远处缓缓驶来,又将穿过桥洞,向远处驶去。船上有一个红衣服、长辫子的姑娘,轻轻摇

动船桨,桨在水里划过,发出欸乃的声音,显得别样恬谧。

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景色,与刘欢老师所唱的《弯弯的月亮》如出一辙:“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河面上星星点点,仿佛羁旅异乡的游子思念故乡时眼角的盈盈泪光。想起了不知是谁说过的一句话:月亮都陪在我窗前,你有什么理由不来?

岸边,夜很静,风很轻,意境很美,情很深。

写出精彩

——为柯城作协第三届会员大会而作

柯山樵夫

从浙西小径
踏出了阳光大道
南孔文脉相连
烂柯接续浪漫
十载足迹所至
无非是乌石山,沟溪,庙源溪
还有张西村,坎底村,荆溪村
首善之区的角角落落
个个都在扮演
新时代的大角色
文以载道,歌为时作
于是,城市的靓丽
乡村的变迁
人们的创业故事
从兴奋的彩笔下流淌而出
于是,赵抃与徐徽言

从历史深处
走了出来
一琴一鹤的淡泊明志
抵御外侮的义薄云天
如乌溪江水,源源不断地
滋养、激励着三衢后人

两个一百年的交响曲
悦耳振奋
心中有梦的人
不必以梦为马,尽可
挥动如椽大笔
书写朝阳,云彩,江河
四季变幻,古往今来
写出浙西大地
追赶跨越的磅礴气势和精彩

凌波飞舞

李昊天 摄



烟火漫卷,生活的希望常燃

——读王松长篇小说《烟火》

苏苒

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城市都有独特的情愫,倘若这个人恰好是作家,那么这种情愫就源源不断为创作输送灵感,到最后城市与作家相得益彰,美美与共。譬如老舍笔下的北京,金宇澄《繁花》里头的上海,让人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之于天津,王松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在其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烟火》中,通过对蜡头儿胡同和居住其中街坊的重新建构和描摹,让读者在老底子津味中回味悠长。随着阅读的推进,一幅幅画卷在眼前次第铺展。

最近津门繁盛处,双桥雨水万家烟。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首先是动人的生活图景,小说的时间跨度从天津开埠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外国人涌入租界后遭到冲击,但仍保留了其基本风貌。每一个人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其实都热爱生活。也正因为热爱生活,所以才怀揣各自的梦想,充满向往地去拼命活着。

摆小摊儿卖香烛的尚先生,虽然本小利轻,但他有学问,街

坊老小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找他商量,他也乐意帮忙,在他身上有着中国底层百姓自古以来自治的逻辑。走街串巷卖鸡毛掸子的王麻杆儿,尽管鸡毛掸子卖不出几个钱,但他却有自己的生意经:“卖鸡毛掸子得走街串巷,认识的人多,各家的事知道的也多。先是宝宴胡同的张三爷,想薅摸个掸瓶,还想要‘老物件儿’,王麻杆儿知道东酱房胡同的李四爷家里有一个,是明成化年间的斗彩,正嫌碍事儿,两边一说就成了。后来竹竿巷的年四爷想要一对杌子,王麻杆儿知道九道弯儿胡同的陈掌柜家里有一对儿,正打算出手,一说又成了。日子一长,街上的人就都知道了,谁家再缺嘛东西,只要跟王麻杆儿打听就行,谁家有啥物件儿想出手,也冲他说。王麻杆儿起初只是帮忙,两头赚个人情。再后来街上的人过意不去,就让他从中骑个驴。王麻杆儿是透亮人,骑驴也骑在明处,再大的物件儿从不干暗中抽头的事,在街上的口碑也就一直很好。”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在街坊间

做起了老物儿买卖的中介,这份精明劲,让人佩服。此外,他还承包了“狗不理包子铺”的八卦,这也得益于他常年东奔西走所积累的新鲜事。自产自销拔火罐的老瘪之所以沉默寡言,除了外貌上的缺陷,妻子在家中经常施展“河东狮吼”,让他抬不起头,这也为他日后抛妻弃子、离家出走、另立门户埋下了伏笔。穿越百年时光,读者依旧能在这些普通人身上看见自己为了生活努力奔走的样子。

《烟火》以蜡头儿胡同为代表的老城区为中心,辐射到码头、租界与市郊农村,绘制出了全景式的天津文化地图。地图上,很多老行当随着历史的发展被替代,行走在消逝中,比如书中提到的码头脚行,但也有很多文化印记幸运地得以保存,狗不理包子铺、福临成祥鞋铺店依旧出现在当代人的生活中,成为天津文化传承赓续的象征。

时代在发展,变化的是生活场景,不变的是世道人心。捧起这本《烟火》,愿你在氤氲的市井烟火中,能常燃生活的希望。



金银花开 方华 摄